

冬畜鸣虫

北古人说：“夏虫不可以语冰。”这话并不全对。时下北风呼啸，气温骤降，而在花鸟鱼虫市场，人工繁殖的蝈蝈，已经上市了。

电视连续剧《末代皇帝》中有这样一个镜头：坐在太后身边的小皇帝溥仪，面对跪地的诸大臣不屑一顾，专注地从怀里掏出一只葫芦，打开盖子，里面跑出一只蝈蝈来……

幼年时的溥仪在宫中是否玩过蝈蝈，这倒未见有文字记载，但是清廷养殖冬虫，是确有文字可证的。据王世襄先生考证，早在清前期，民间育虫的方法和冬日欣赏鸣虫的习俗便被引入了紫禁城。

□ 据《北京晚报》



齐白石画作《葫芦蝈蝈》

1

宫中养蝈蝈取“万国来朝”之意

康熙皇帝写过一首诗：《络纬养至暮春》。络纬，就是蝈蝈。《帝京景物略》中说：“有虫，便腹、青色，以股跃，以短翼鸣，其声聒聒，夏虫也，络纬是也……以其声聒聒，曰聒聒儿。”聒聒儿，今通常写作“蝈蝈儿”，属于螽斯科昆虫，以卵越冬。而康熙皇帝诗中所咏的络纬，已经越过冬季活到了暮春——农历三月。诗中：“秋深厌聒耳，今得锦囊盛。经腊鸣香阁，逢春接玉声。”——秋天，嫌它叫得吵人，如今却要把它养在锦囊里。整个腊月它都一直在叫，已经叫到了春天，融入了迎春乐曲。当然，这些蝈蝈儿是人工孵化的。

乾隆皇帝也写过一首《咏络纬》诗。诗中：“群知络纬到秋吟（谁都知道蝈蝈秋天鸣叫），耳畔何来唧唧音（此时为何听到蝈蝈的叫声）？”他在这首诗的序中对此作了注解：“皇祖时，命奉宸苑使取络纬种育于暖室，盖如温花之能开腊底也。每设宴，则置绣笼中，唧唧之声不绝。遂以为例云。”奉宸苑，是内务府所属管理园囿、河道的机构。乾隆的这段序说，从康熙年间开始，奉宸苑就按照皇

帝的吩咐，每年像在温室里养花儿那样，人工孵化蝈蝈儿，让它们叫到腊月底。年终设宴时，将它们装在锦笼中，听它们的叫声。这在清代已经成为惯例。王世襄先生听世代以繁育冬虫为职业的赵子臣说，赵子臣父亲听官里太监说：每年春节到正月十五，皇宫的宫殿暖阁里摆设火盆、烧上木炭，周围架子上摆满蝈蝈葫芦，“日夜齐鸣，声可震耳，盖取‘万国来朝’之意。”

夏仁虎的《清官词》里也有关于清廷宫中冬季畜养鸣虫的记载：“元夕乾清宴近臣，唐花列于几筵平。秋虫忽响鳌山底，相和官婢笑语声。”注释说，元宵之夜皇帝在乾清宫设宴款待亲近大臣，几筵前摆着温室培育的芍药、牡丹诸花。灯山之内安放着秋天收养的蟋蟀。“奏乐既罢，蛩声唧唧，自鳌山出。”夏诗说秋虫是秋天收养的并不准确，鸣叫的秋虫与那些在正月十五盛开的芍药牡丹一样，也是人工养殖的。还有一节：王世襄说皇宫里冬天鸣叫的是蝈蝈，夏仁虎说是蟋蟀。夏仁虎是江苏人，或许分不清蝈蝈和蟋蟀，或许皇宫里既有蝈蝈也有蟋蟀。

2

玩冬虫的是有钱的闲人

人工繁殖孵化蟋蟀的技术，明朝人就已经掌握了。《帝京景物略》中说：“促织感秋而生……秋尽则尽。今都人能种之，留其鸣深冬。”并详细地介绍了人工繁殖蟋蟀的方法：秋天把蟋蟀养在铺上土的盆里，让蟋蟀把卵产在土里。冬天，把盆放在暖炕上，盖上丝绵，每天往丝绵上洒水。五六天之后，“土蠕蠕动”，再过七八天，卵内就会钻出白色的幼虫。将幼虫放在蔬菜叶上，仍旧盖上丝绵，每天洒水，一个月以后就会长出翅膀、颜色变黑、能鸣叫了，不过比秋天的蟋蟀叫声要细一些。该书还说，可供人赏玩的昆虫不止蟋蟀，还有金钟儿、蝈蝈。其实，人工繁殖的冬虫里，还有油葫芦、金钟儿、哑嘴、纺织娘等。

蝈蝈、蚰蚰、油葫芦、哑嘴、金钟儿、纺织娘，都是属于昆虫纲、直翅目、蟋蟀科或螽斯科。油葫芦，又写做油壶鲁、油乎卢。似蚰蚰，而比蚰蚰大，也是人们喜欢畜养的鸣虫之一。金钟儿，“黑色，锐前而丰后，须尾皆歧，以跃飞，以翼鸣，其声蹬棱棱……状其声之名，曰金钟儿。”其实这些昆虫都是通过振翅——鞘翅互相摩擦——发出声音的。

畜养秋虫兴盛于清代。潘荣陛《帝京岁时纪胜》称：“少年子弟好畜秋虫。”养蝈蝈“以雕作葫芦，银镶牙嵌，贮而怀之，食以嫩黄豆芽、鲜红萝卜，偶于稠人广座之中，清韵自胸前突出……悠悠然自得之甚。”——大冬天里，稠人广座之中，忽然听到蝈蝈叫声，众人惊讶之余循声之所出，目光最后

集于养蝈蝈者身上，于是给此人带来莫大的荣耀。

金受申先生在《老北京的生活·养秋虫》中，对这些秋虫的人工繁殖方法有较为详尽的介绍，其所说的程序步骤，与《帝京景物略》大体相同。其文之末谈道，北京城中过去有蚰蚰赵、四面陈、徐十、杂合面文子、小杨子等“一生弄秋虫”的人物。金受申先生说：“买虫悦耳自是易事，孵虫营利，就太难了。”因为人工孵化太难，所以冬天的秋虫价格一定不便宜。富察顿崇《燕京岁时记》中说：“又有油葫芦，当秋令时，一文可买十余枚。至十月，则一枚可值数千文。盖其鸣时铿锵断续，声颤而长。冬夜听之，可悲可喜，真闲人之韵事也。”

旧时玩冬虫，都是有钱的闲人。王世襄先生在《秋虫篇》中提到一位酷爱秋虫的管平湖先生，在隆福寺花了五块大洋，买了一只西山大山青蝈蝈。这只蝈蝈“已苍老，肚上有伤斑，足亦有缺，明知不出五六日将死去，先生犹欣然以五元易归，笑谓左右曰：哪怕活五天。听一天花一块也值！”五块大洋，当时可买两袋“洋白面”。

冬天养鸣虫，不能用笼子，要用葫芦。养蝈蝈所用的葫芦，是葫芦器的一种。葫芦器，又称“匏器”，是我国特有的一种人工与天然相结合的工艺品。待葫芦花落、果实开始发育时，将特定的模具套在嫩葫芦上，成熟之后，稍加整理便成为葫芦器。

3

什么叫沙河刘的葫芦？

传统相声《扒马褂》里有个包袱，说有个少爷秧子，拿一头骡子换了一只蝈蝈；湛青碧绿的大蝈蝈，外带一个“沙河刘”的葫芦，这只葫芦“本长儿、带金丝胆”。后边交代，“这头骡子四百多块！”——即使是夸张，一只蝈蝈跟一头骡子怎么也不会等值，这个交换显然极不平等。拿一头大骡子心甘情愿换一只蝈蝈，这个少爷秧子不是太傻了么？相声里说这个交换之所以能成立，就是因为还有这只“沙河刘、本长儿、带金丝胆的葫芦”。过去这段相声里在这里还有句交代：

甲：“这还不算出奇，人家那蝈蝈葫芦好啊，是沙河刘的。”

乙：“什么叫沙河刘的葫芦？”

甲：“你不知道沙河那地方有个姓刘的，他种的葫芦养蝈蝈最好。”

“沙河刘”据说是沙河一个姓刘的人，善于种葫芦。“本长儿”，儿话音落在动词“长”上。长，在这这是动词，生长的长。“本长儿”的葫芦，意思是自己生长、没有经过人工干预的葫芦，区别于用“范”加以限制而长成的葫芦。

《扒马褂》创作于20世纪末的晚清，最早是万人迷的段子，后来的相声名家差不多都说过。说到葫芦，都说是“沙河刘”的。至于此中的沙河，是哪个县的沙河，武清的？蓟县的？还是昌平的？需要再加考证。有一种说法是，“沙河刘”的葫芦只在天津卖，因而这个沙河当是离天津最近的武清沙河。现在商家和玩界都把“沙河刘”说成是“三河刘”，说是咸丰年间人，名叫刘清（还有一说叫刘显亭）。或许跟“沙河刘”不是一个“刘”。在一部电视剧里，一个“三河刘”制作的蝈蝈葫芦，卖到了30万元，这也有可能是“戏说”。

4

蝈蝈葫芦有讲究

无论是“本长儿”的葫芦，还是加范长成的葫芦器，用来养蝈蝈和其他冬虫都需要锯掉葫芦把儿、加上口、安上盖儿，要不然装在葫芦里的蝈蝈还不随时可以逃走么？根据葫芦里所养的冬虫不同，葫芦口上的附属零件儿也不同。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征：无论做什么都有严格的规矩和讲究。就像京剧舞台上流行的一句话：“愣穿破，不穿错。”养鸟也如是，养什么鸟用什么笼子一样，不能错。所以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，养不同的冬虫，也要用不同形状的葫芦。

王世襄在《紫禁城里叫蝈蝈》一文中指出，电视连续剧《末代皇帝》中出现的那个蝈蝈葫芦是养油葫芦用的，不是养蝈蝈用的。王世襄在其自选集《锦灰堆·冬虫篇》中，对不同用途的葫芦的区别有较为细致的介绍。简而言之，蝈蝈葫芦底尖、腰粗、肚长大；油葫芦葫芦底圆、肚短粗。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：蝈蝈葫芦口上不加框，瓢盖儿是用从大葫芦上锯下的圆片、钻上孔充当的。而油葫芦葫芦和金钟儿葫芦口上有框，框内镶嵌镂空雕刻的蒙芯。蝈蝈葫芦不用蒙芯。

改革开放之后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，繁殖秋虫的技术也有提高，畜养冬虫不再是少数富人的专利了。蝈蝈葫芦货源充足，有“本长儿”的，也有范制的。葫芦上的图案装饰，有轧花的，有烙花的，还有印花的。葫芦口有紫檀的，有象牙的，有虬角的；蒙芯有椰子壳的，有黄杨木的，也有象牙的、玳瑁的，还有玉石甚至翡翠的。材料不同，价格自然相差很大。买一只蝈蝈葫芦，可以花个几十元，也可以花一两千元，甚至更高。

不过王世襄先生说，如今的商人分不清是养哪一种鸣虫的葫芦，几乎所有的蝈蝈葫芦都安上了象牙或红木的框子和高起的蒙芯，“未免有些露怯”。——时代变，观念也在变。今人畜养鸣虫者，不过是为了好玩儿，蝈蝈叫声响亮，葫芦精美体面，足矣。至于葫芦是不是专用的，也就没那么讲究了。